辛亥革命110周年记感

——2028年“美台建交”是白日梦

■ 廖省：林越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汉起义史称辛亥革命，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中国民族资本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伟大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民俗革命，十大社会陋俗，自辛亥起被彻底改变。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先生等一批批民族志士、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青年发动的救国运动，并得到从美洲到欧洲、从日本到南洋各地华侨华人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参与及支持！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10月7日呼吁海内外共同弘扬中山思想，振兴中华，让孙中山思想再度成为显学。中山学术基金会将于10日当天于孙中山纪念馆联合举办“大道之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系列活动”，《孙中山与宋庆龄论集》新书发布会，邀请台湾“中研院”前所长黄克武教授主讲《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主席于10月9日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周年大会上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会场上的阵阵掌声，不仅是对新中国的热切盼望，更是对孙中山先生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历史遗憾的穿越时空的回响。

习主席提出，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台湾《观察》杂志社社长纪欣说：“辛亥革命是两岸的共同记忆。我们要继承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追求国家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台湾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称，美国串联各反华势力遏阻中国发展，民进党向美国一面倒，甘心做为难大陆的马前卒。

台湾青年作家张方远说，中山先生谋求中国现代化的理想、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念，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基本实现了。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严峻，台湾更需要直面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才能告慰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先驱和台湾爱国先贤对统一的期盼。

《旺报》社评，习主席讲话中对台部分的关键词：和平、反独、促统。民进党在台海情势上已失去主动权，当民进党把两岸愈推愈远，“台湾人不再是中国人”，那么中华民族历史悲剧就会再度上演。反之，两岸能在和平状态下逐步融合，是两岸人民乐见的结局。

台湾《联合报》刊载乐为良的评论，百多年前，中山先生革命就是为了民族复兴。现今，中国尽力交出实践《建国方略》的清单：“已能直视曾经侵华的列强；不但脱贫，还推动小康共富的社会；恢复山清水秀的生态，打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科技的进步，强大的军力和经济力；打击腐败与恶势力。”“本来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是台湾与大陆交往的护山瑰宝，但在台遭长年冷落，甚至弃之，岂能怪怨对方？”台湾愧对中山先生！

《中时新闻网》刊发谭再利的文章说，民进党执政后，每逢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从未见到有办过纪念活动，倒是大陆多年来推崇孙中山先生的贡献。历史不容扭曲，民进党恶劣地“滥砍历史”“忽视历史”，让很多年轻学生竟然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物。

环时锐评登载“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台湾当局展现的全都是背叛”称，“台湾执政的利益集团背弃了辛亥革命，背叛了过去‘中华民国’的政治内涵，他们将分裂国家、通过坐地称王将台湾变成所谓“独立主权国家”作为目标，投靠外部势力与中央政权对抗。”“如果不是大陆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他们早已抛掉最后的伪装，走向法理‘台独’。”

台媒12日援引美国消息人士的话说，台“陆军司令”徐衍璞带队在美国进行秘密访问，还去了华盛顿。台“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这不是密访，而是年度性交流。显示美台军事交流逐渐走向台面，是美国对“一中政策”的进一步背弃，是对中国做出的最新挑衅。

这是意志对抗，但归根结底它要转化为实力对抗。现在不仅实力在大陆一边，大陆应当做的恰是继续提升对民进党当局的军事压力，并把应有的经济、法律手段也使出来，让民进党当局感到剧痛。别搭理民进党“战斗到底”的叫嚣，也别太在意美台勾结放缓或加剧的节奏，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终必有民进党当局撑不住的那个临界点出现。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民意机构负责人近日受访时称，“中美贸易摩擦使中美关系走下坡，台北与华盛顿关系升温，2028年前可达成台美建交目标。”马晓光答道：“这就是白日梦。他把这个梦带进棺材里也实现不了。”

美国前面笑脸，背后捅刀的惯技，欧洲盟友已寒心；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阴招，国际社会都看透。但民进党还在“白头鹰”稀疏的羽翼下，做着“台独”自恋的“白日梦”！

有种信念叫“走路”

■ 香港：吴训元

香港自2013年起连续七年蝉联全世界最长寿地区，2020年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82.7岁及88.1岁。所以香港有“长寿之都”的美誉，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一个弹丸之地的香港，自然资源有限，居住环境拥挤，工作生活压力繁重，为何却使人长寿？似乎不可思议，全球的专家都好奇探讨其中的奥妙。他们一致认为香港人长寿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香港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有传统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重视养生保健等等。其中我认为最主要的一项是香港人喜欢走路。

早上天刚蒙蒙亮，香港人已经迈开忙碌的步伐，穿梭在大街小巷，市区公园晨运的有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郊区数以百计的行山径，也常常看到三五成群或单独行的行山人士。紧凑的生活节奏，繁重的工作压力，以及对运动和大自然的热爱，造就了世界上走路速度最快，每天走路步数最多的香港人。根据美国史丹福大学的研究，香港人平均每天走6880步为全球之冠，无独有偶，长寿排名世界第二位的日本人，平均每天走6010步，也排在世界的前列。所以有理由相信，多走路是长寿的关键。

生命在于运动，世卫组织已经认定，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走路时，足三阳经及三阴经都受到刺激，特别是脚部的穴位，从而促进了五脏六肺的功能调节。所以走路可以抗衰老、防止痴呆、调节情志、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等，还可以疏通经络、平调阴阳，从而达到长寿的效果。中医学对走路养生早有深入的解读，距今1300多年的唐代“药王”被奉之为医神的孙思邈也说过“食止行数百步，大益人”。

我从小就对走路情有独钟，天天走路上学。上了高中，学校离家远了，父亲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但我弃之不用，仍然走路上学，来回走6公里的路。毕业后我回国上山下乡，上班、开会、看电影……来回须走20多公里的路，我也等闲视之。70年代我移居香港，先后在发电厂、冷冻房工作，为了锻炼身体，我不搭公司接送员工的车，坚持走路上下班。我小時候体弱多病，因为喜欢走路，体质不断改善。25岁那年，有一次我在一间大医院做心电图检查身体，医生发现我心律不齐，心跳慢，每分钟才40几下，怀疑我心脏有病。我再到另一间医院检查，结果还是一样，但我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认为心跳慢是因为我有走路的习惯，心肌发达，这根本不是病，而是健康的标志，所以我不但没有放弃走路，而且还会跑步、打球、游泳，加强锻炼身体。50年过去了，现在我已是超过古稀的老人了，无论是心电图或更先进的超声波检查都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我想，也许当年我的心脏真有一点小毛病，但是走路养生，走出了健康的身体，心脏的小毛病慢慢消失了。

现在我每天走路10公里，约13000步，风雨无阻，即一年3650公里，相当于香港到北京直线距离的两倍。由于新冠疫情，我们不可能出外旅行，我就把这个计划叫做“走路上北京旅行”。走路时，脑子会释放内啡肽（又叫安多芬），使人心情愉悦，胸怀开畅，所以每天当我走完了10公里，会很兴奋，像真的正在去北京旅行一样。研究显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休息时每分钟要吸入7～8升空气，走路时需要15升空气。身体的携氧量增加了，组成身体的细胞通过血液循环，吸收更多的氧气，个个细胞变得更加健康，整个身体自然就会更健康了。

毫无疑问，走路使人快乐！走路使人健康！走路造就了香港成为“长寿之都”！所以我呼吁朋友们一定要多走路。我们香港人有种信念，叫“走路”！天天走路，走出一片天！天天走路，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

（作者系印尼归侨，1966年从印尼归国。）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喜剧世界的开拓者德谷·斯拉末—许仁忠（7）

■ 亨利·耿杜·查纳多（Herry Gendut Janarto）

总统苏哈托和婷夫人的全家也是思丽慕腊剧团的粉丝

无论如何，德谷在创造思丽慕腊特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上功不可没。这种风格至今依然明显，成为独树一帜的喜剧艺术体裁。因此，当德谷从娱乐喜剧界，尤其是滑稽表演的喧嚣中隐退，甚至在他离世后，曾经的思丽慕腊剧团喜剧演员们依然能以思丽慕腊的技艺或方式表演。

后来，即2011年，思丽慕腊剧团通过与印尼ANTV电视台合作，尝试对剧团演员进行更新换代。主动采用这种方法的正是德谷的长子索尼·阿迪·斯狄亚万（Sony Adi Setyawan）与艾柯·萨普特罗。这档名为《思丽慕腊寻找天才》的节目借鉴了《美国偶像》的比赛模式，让参赛者在评委前各自展示自己的才能，然后进行筛选淘汰。

之所以特意采取这种模式，是因为它更经济实用。如果用“传统方法”，在资深喜剧演员中挑选一些新面孔，需要花费长时间和高成本。当然，这种全新的模式获得的效果也不一样。这种通过速成的方式挑选出的思丽慕腊剧团新生代滑稽演员，和经由德谷式“传统方法”挑选出的演员相比，会被认为“不能相提并论”。

然而，无论过程和结果如何，为了使思丽慕腊艺术长存，多方所做出的共同努力仍值得尊重。其中，也包括在此之前科贡和卡迪尔（Kadir）曾筹划倡议举办的思丽慕腊剧团重聚活动。显然，（雅加达）思丽慕腊剧团的这次重聚确实颇具影响力并且意义深远。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能够听到它嘹亮的回响。

值得肯定的是，“思丽慕腊模式”，代表当时该剧团呈现的滑稽表演、即兴发挥、动作、场景、以及分幕式风格，至今仍然风靡全国。曾进入剧团的喜剧演员们保留了这一风格，就连很多剧团外的喜剧演员们，也或悄然或公开地加入到传承这一风格的队伍中，或者至少是受到了思丽慕腊风格的影响。

毫无疑问，德谷所创造的思丽慕腊模式至今仍长盛不衰，且能够博剧迷们一笑。2013年，导演吴志伟（Charles Gozali）将这个传奇喜剧团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改编成电影《寻找思丽慕腊喜剧团》。

无声的融合

德谷是艺术的熔炉，是汇聚众多建议的河口，是万能的舞台，是奇思妙想的宝库，是充满创造力的站点，是精彩的博览会。德谷活出了一种生命力，同时也活出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他是充满耐心和包容心的教育者，是群众艺术和城市艺术表演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反应鲜明生活中融合的人类之镜。

作为华族，德谷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个融合的典型例子。但是，他几乎一辈子都未明确提过“同化”或“融合”这样的概念。他不太在意，也不曾考虑过这个概念。

在家庭生活中，德谷先是迎娶了比自己年长很多的思丽慕腊。思丽慕腊去世后，他依然娶了一名爪哇女性，名叫祖朱·珠瓦利雅（Djujuk Djuariyah）。德谷的两次婚姻，既不是为了民族同化或融合，也不是为了跨族婚姻。他没有什么不良的意图或政治的主张，纯粹只是因为爱和喜欢，一切都是自然的流露。

从一名艺术家的积极行动和丰硕成果来看，德谷也不在意能否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嘉奖或认可。他更多的只是默默工作。当看到观众们成群结队、摩肩接踵地来观看思丽慕腊喜剧团的滑稽表演时，他便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无论是否被认可，作为一名艺术家，德谷一心只想着创作，并且要在自己开拓的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上一直创作下去，这是属于他的永恒艺术领域和国度。是的，作为一名印尼公民，他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与其热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并没有把自己与其他自认是“土著”或“原住民”的人区分开来。

足迹与影响

确实，“许仁忠”这一名字已经沉寂，幻化成“德谷·斯拉末·拉哈惹”。更重要的是，德谷在思丽慕腊欢乐喜剧团所创作的作品，是留给后世的无价之宝。无论如何，思丽慕腊欢乐喜剧团在印尼已经成为了滑稽表演艺术的主流和财富。

德谷的创作足迹和作品的影响力永远不会被时代湮没。甚至，思丽慕腊喜剧团作为一个滑稽表演艺术团，已经基本成为了喜剧演员们的风向标。从胜利四重奏（Kwartet Jaya）到丹尼·扎古儿（Cagur），从艾斯·巴吉奥（S. Bagio）再到杜库·阿尔瓦那（Tukul Arwana），思丽慕腊喜剧团以集体或个人的名义呈现的表演，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在启发着喜剧演员们。

从族群角度看，德谷的足迹并没有为投身喜剧的华族艺术家带来太大影响。仅从华族喜剧艺术家的数量来看，人数并不显著。确实，德谷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或联系。他的存在不会被首先或主要解读为是一名华族人士。是的，他更多的是作为思丽慕腊喜剧团及印尼娱乐喜剧世界之父而闻名遐迩。

幸运的是，在印尼仍有一群华族喜剧演员和表演者，他们因喜欢在各个舞台和电视节目上耍宝逗趣而为人所熟知。其中包括阿登·苏力多（Ateng Suripto，许正礼，Kho Tjeng Lie，1942–2003）、埃力·詹德拉（Edric Tjandra，1985–）、厄尔尼斯·伯拉卡沙（Ernest Prakasa）（独角滑稽秀演员，1982–）、德迪·马亨德拉·戴斯塔（Deddy Mahendra Desta，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许平和Kho Ping Hoo之孙，1997–）、凡尼·法弟拉（Fanny Fadillah，1968–）和鲁宾·安素（Ruben Onsu，1983–）。当然，还有一些华族喜剧演员的名字并不明确，也没有族谱可循。

除了已故的阿登·苏力多，虽然上述人士并不都曾直接与德谷和巅峰时期的思丽慕腊欢乐喜剧团的其他喜剧演员接触过，但他们肯定知道这一著名的喜剧团及其“创始人”的存在。至少，他们都曾聆听德谷及其团队的步伐在时代中的回响。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完）